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

補據

一賞罰其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其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盧文弼曰注渴誤得先慎曰趙本渴作竭亦誤

子罕為出彘

罕行罰一國畏

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

田恆為圃池

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

故宋君簡

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其車田連成竅之其琴也

王造誠能御車使其操轡

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其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

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爵生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罰生

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

盡死力故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非忠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

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

蓋因不須私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忠於上也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

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為誤作達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

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而居者不橫說一豎說兩事此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

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啟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

所覺悟○先慎曰拾補悟作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

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

目目譌自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先慎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不聞有亂民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

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

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

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

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

顧廣圻曰是

以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

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齧

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粱也其

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

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

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

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

泣也

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

刪本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

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

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

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

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

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

擅芻水

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顧廣圻曰馬當作駕

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

里其故也

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肇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即肇革亦即勒也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

然而田連鼓上成

竅擻下

先慎曰各本擻作概拾補引孫貽穀云文選琴賦注引作擻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擻先慎按說文擻一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願廣

今據改增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

其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

脫鼓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

字云脫今依補。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

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彘字願

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子說文與黨

二柄篇亦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

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

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

寬厚

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謚此作成恆複  
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間訓同並誤

簡公以齊民

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

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

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

成服成請效駕齊王

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

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驛而走

先慎曰說文驛馬突也字亦作駙

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

其眾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

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毛吻文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

為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且發矣驅而前之

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作突

竇溝寶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

本止作正盧文弼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

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

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

引殺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

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

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闔駕

令上衍今字



必敗而道不至也

先慎曰入當作出

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

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

先慎曰下文無家字

公孫述

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

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訾毀也罰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

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

令而擅禱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

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

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

愈殺牛塞禱

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郎中閻遏

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  
 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  
 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  
 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罰也。先

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  
 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  
 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  
 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

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為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

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

吾勢之為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為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為得也

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為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蕃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

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為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為曲說先慎曰俞說是

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

因誤衍已久姑存之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慎曰乾道本果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

蔬菓栗蘇蔬草屬菓栗果屬故此婿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菓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

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

亂不如棄菓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蘇蔬菓栗足以活民是

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

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

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為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欲利而身先利而

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

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

補引

公儀休相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

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

盡爭買魚而獻之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先慎曰

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

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

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

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

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

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為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

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三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

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

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

所使之王涓曰之字衍戰國策無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

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

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

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

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

之潘壽謂燕王曰

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云春秋後

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

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子之名

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

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

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

燕使人聘

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

先慎曰問何以如

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

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

一人在朝廷者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為作璽誤按為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為字下屬讀于媯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

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

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

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

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今巖穴之士徒皆私

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

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

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為足旁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

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

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

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



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

字盧文昭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先慎曰據經服衣也

不與

同族者共家

○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

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人主不可佯愛人一

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

○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

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

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

輟而觀之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

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

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

盼然環其眼

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類賦二十

三引盼作眄亦非說文盼恨視貌盼眄二字形與盼近而誤

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

陽君之目可惡過此

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

見此未有害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

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

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

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

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昇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雷

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竝其證也  
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  
○先慎曰父請造父助我推車  
○顧

廣圻曰推車  
二字當衍  
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  
○先慎曰輟而二字倒  
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

驚字不誤  
轡當作又  
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

行也令使身佚  
○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  
且寄載有

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

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弨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

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柙通說文木部檢柙也參升二字

疑衍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

不

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

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

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

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

文昭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

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

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

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

先慎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

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慎曰乾道本諭作論據御

覽引改下令於民曰盧文弼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

夫二十而室先慎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

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

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為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

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頽水鄭讀洮為濯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作耀爾雅釋魚蜃小者挑眾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補作桃盧文弼以挑字為譌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 鉤飾在前約鉤使奮

也 錯鍍在後

鍍鉞也以金飾之。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一引鍍作綴

馬欲進則鉤飾禁之

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即字趙

則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作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

乘馬有翟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鏃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

下有有字依上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

刪先慎按顧說是筴字不當有今據張榜本趙本刪叔合據顧此條今本多與張趙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

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

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

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

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

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

長沙王先慎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

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

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

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間不厭詐偽

非誦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

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

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

苟且也

取多獸後必無獸

先

慎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按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因詐

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慎曰：文公曰善辭雍季以日乾道本注為作偽無作言據趙本改。

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歸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

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

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顧廣圻曰：君當作若。夫舅犯

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

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

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為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

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

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

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

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

拂今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

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

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於當作於詐詐敵萬

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

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

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

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

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

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

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

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

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

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

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

據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

作暮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

長○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

年而器牢○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

人之事○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昭曰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

三項此不當牽合其一躬藉處苦即下文以身為苦而後化民之義

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先慎曰乾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

聖人明察在

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

王渭曰舜又今當作令

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舜之救敗也則

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

慎曰先

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慎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

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

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為一句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

已所止者寡矣○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盧文弼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

圻云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

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盧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賞罰使天

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

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先慎曰言使

民從已之令也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

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



作矯外儲說右  
篇云榜檠矯直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

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

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

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慎曰

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

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今

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

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

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

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

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本宦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偽不長蓋虛不欠。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詐偽不可以長也

管子小稱篇作務偽不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慎曰卒字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及桓公死蟲出尸不

葬。願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謂法度也所

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

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

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

將弗用也。盧文弨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

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

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

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

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

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

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

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

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慎曰句一豎刁

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口不葬

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

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

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

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舅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

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

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

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為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

高赫為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

秋孝行覽作赦案赦即赫聲近而譌當依此張孟談曰晉陽之

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

稷殆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

顧說

泥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

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

仲尼

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王

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

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

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

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

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龜拾補

曰作穴盧文弨云穴藏本作曰龜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龜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曰竈生龜蓋本於彼也先慎按龜與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

而民無反心是君

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

臣是襄子失罰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今據補

為人臣者

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

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

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

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

曠曰啞

歎息之聲

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

○盧文昭曰除當作涂淮南齊

俗訓作欲塗

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  
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

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

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

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

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待當作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義字衍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

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為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

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

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

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昭  
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  
使人主過於聽而不

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

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此為兩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謂字當衍為作謂誤先慎曰顧說非

為謂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

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

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

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

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  
以中國為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干

藏本今本虜上有為字先慎按有為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為  
虜于穆公由為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于湯百里奚自



為虜于穆公咄咄是  
其證于即干之誤

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

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

廣圻顧

曰藏本欲作與今  
本欲與兩有皆誤

而小臣不行見

先慎曰  
行當作得

小臣之忘民也

先

慎曰小上  
當脫是字

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

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

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

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

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先慎曰乾道本脫宜刑二  
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今據

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

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

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慎曰注代當作伐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

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

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

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

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慎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勸之以徇

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

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

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

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郤子曰以徇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

徇既不辜益得一謗

是子言分謗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作是

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

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

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為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

甚矣韓子弗得

不得斬謂不辜也

且望郤子之得之也

望郤子正韓子之過

今郤

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

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

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

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

先慎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

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

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故請

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

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

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

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

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

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注宦字趙本無盧文弼云脫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

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  
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

樓緩翟璜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

翟作犀首張儀

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

昭景楚之二姓

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

必將爭事而外市

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

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

死乎東廟

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弨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湣王而

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

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

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

盧文弨云凌本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今留無術以

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

食之患是膠畱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慎曰且當作臣。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

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

對曰踴貴而履賤。先慎曰踴即踴之俗字。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

造。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爲楚。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以千百數猶且不止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之刑如恐

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

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

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刪意林亦無其字公曰善先

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

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平公平胡不復遺

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平二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

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為恥君子以遺義為恥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

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

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

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

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

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

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鄭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



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邢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邢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邢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鄴他書又作豐先慎按孟爲孟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 三舉事而

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

之刑。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淺人以下文請解炮烙之刑遂於此誤加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

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

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

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

力也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

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為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

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

言損益若

女工翦削彌縫

隰朋善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人事互易

衣成君舉而

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

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

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

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

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  
者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  
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  
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干亡

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

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兪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為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于即處虞也先慎按兪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  
處秦而秦霸

先慎曰乾道本脫處字顧廣

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

臣也。盧文弨曰與或改而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

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被髮而御婦人

得管仲為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盡流出戶不葬。慎曰

尸當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

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慎曰乾

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

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

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

皆曰告仲

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

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

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為宰以干湯由為虜

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干穆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

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

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

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

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

廣圻曰下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

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

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

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肯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

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

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

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曰當云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

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

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

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

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旦下有亦字誤先慎曰以當作已。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

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字張榜本無已得仲父之後

桓公奚遽易哉。先慎曰趙本遽作處誤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

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慎曰雖當為唯之誤惟唯古通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  
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  
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  
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

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合之譌 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

盧文弨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桓公不  
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蟲流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

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

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

於義謂之宛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為悅孫

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辯通聽合作聰魏都賦注引  
李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故選案蒲

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到堯御覽以六百六十一  
史記無此叔孺家此難充諸篇皆雜俎文古劉逵所引而難之李

補惟宛言膠言義兩通廣誰釋此李克書膠也方言之義當各從本  
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宛杜注云宛細不滿昭音春秋



剛義蓋宛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宛宛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宛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舊注釋為苟且蓋讀為佻愉字於義未切先  
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聰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

谷之利而人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子姑免

矣。先慎曰乾道本字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

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

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

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也

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

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

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

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

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

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

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

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

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

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功

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

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

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先

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

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

貴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郭附聲

近而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簡子以犀為脅櫓而自臥

道本無不字盧文昭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屏

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今依

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篇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

本鳥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偽子華子去趙篇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者不能用之

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慎案有士字

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

亦脫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服國三十

士字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先慎曰張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

榜本玉誤王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

顧廣圻云授當作受先慎

七

章十五

七

按張榜本作  
受今據改  
圍衛取鄴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鄴作曹  
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  
先慎曰乾道本能有下士字顧廣

圻曰藏本今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

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  
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速去

楯櫓也  
先慎曰乾道本楯作脅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脅作楯先慎按上云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

而云作楯字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所以輕犯矢石

是今據改  
而救者謂親愛  
王涓曰所下當有以字  
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

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顧廣圻曰人上當有夫字

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矢當作夫先慎曰比趙本作北

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失

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

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行作一盧文昭云失字譌今依改

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終

新訂定本

入乘既取眾之無助

之難請教聖百

入乘既取眾之無助

之難請教聖百

入乘既取眾之無助

之難請教聖百

入乘既取眾之無助

之難請教聖百

入乘既取眾之無助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

長沙王先慎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顧廣圻曰糲

氏論衡非韓篇作攔是按氏是同字糲當依論衡作攔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濟南欄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癩病也即

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

顧廣圻曰藏本今

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為是觀示也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

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

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二皆君之所未嘗聞

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慎曰論衡嘗作曾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

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

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不以姦

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

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

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

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

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袿

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顧廣圻曰惠竇當依左傳作渭濱

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



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

惡惟恐不堪

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

蒲人翟

人余何有焉

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

今公即位

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

不明之君

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

君不知

則有燕操

子之也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讐而明不能燭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讐下有君字

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王

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非誠言也。先慎曰趙本注誠作識且寺人之言也直飾

誤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不皆死而後為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亦作復廬文昭云復作後譌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

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為貞若

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道藏本誤後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譌廬顧說並

非改從今本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

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盧文昭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以告管仲管仲對曰

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

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

而不能有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張本而

悖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

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

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

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

廣圻曰州讀爲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

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

謂所寵之人無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

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先慎曰

乾道本無

使字盧文弨云使字  
脫張本有今據補  
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  
慎曰先

二后猶並后也二難上依  
上文當有可謂二字  
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

隅君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  
偶形近易譌詩抑維德之隅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

有誤者此隅當作偶願說非  
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  
先慎曰乾道本連  
上今從趙本提行  
仲尼曰政在悅近

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

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

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

周而以愚其君  
先慎曰趙  
本其作於  
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

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

百乘之家賜者三

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作也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

也當作寢者

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

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

本作葉今據改

而說之悅近而來遠

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

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

以亂政治敗

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

盧文弨曰紹凌本作咎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當作詔謂誥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

民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

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

君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

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

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

有之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昭曰張

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

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

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

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

三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賢子之而非孫卿顧

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

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顧廣圻曰不自賢顧廣圻曰賢功

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

故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不隱賢不進不肖然

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

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而獨儉

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

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

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

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

有能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

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故

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民士竭力於家百

官精剋於上。精廉剋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慎曰乾道

本注但作伊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

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

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則禁於微

為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復出而誤漏之耳。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禁於微則姦無積。圻云今本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

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



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

王涓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

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採又譌作怵與沐形近因而致誤

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

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

德形於翰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

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慎按張榜本

趙本並作東今據改

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

之則手絞其夫者也

顧廣圻曰論衡絞作殺下異日作翼日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

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

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

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

則鄭國之得姦

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

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先慎曰論衡成作城乾道本注因作其據趙本改

不察參伍之政

先慎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通

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

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慎案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恃作待

誤當依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

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

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曰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羸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眾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

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

過拜拜必得之則拜誣矣

拜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拜字盧

文昭云凌本重  
昇字今據刪

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

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冑察為之弓矢則子產  
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盧文昭曰常  
張本作嘗下同

對曰不及

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顧廣圻曰策  
下有今以無能

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  
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

左右對曰甚然中

期伏瑟而對

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  
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

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  
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

先慎案御覽四百五十九  
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

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

先慎曰各本又率  
作而從今據御覽改

說苑亦作又率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

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

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

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其字疑衍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

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

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

魏齊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如字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

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

趙本作曰盧文昭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夫不

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

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

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

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

作畏也作乎盧文昭云凌本秦本畏作未乎作也顧廣圻云畏

字當有誤未詳先慎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

肘足之事故文法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

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

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

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

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

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

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

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眾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先慎曰

慢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

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

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慎曰張榜本眾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

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

亡為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

同應各依本書為是亡臣即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

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己尚為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

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

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 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 故有湯武

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 孫子君於衛。顧廣圻 而後

不臣於魯臣之君也。王先謙曰臣之君 君有失也故臣有得

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

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咸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成聽朕

言禹謨即本墨子改言為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



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  
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  
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

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

當為巨詎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

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為臣也  
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為臣之禮故得為其君也

或曰 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  
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 臣主之施

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眾之所奪也

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

心而天下離  
。先慎曰乾道本離作謂顧湯身易名。顧廣圻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  
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詈例之當即此事 武身受詈

見喻老篇 而海內服趙咺走山  
。顧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外僕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

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

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

君位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先慎曰伐下衍於字

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

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

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

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

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  
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

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

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

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

明無赦之謂嚴

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拾補無盧文昭云救字衍今據刪

不知齊之巧

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

弟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

而以桓律人

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

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

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

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

實也。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

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

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

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

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弔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亶疑此因形近而譌

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

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之故曰懸怒

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

舉以行計七字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

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

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

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

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

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曰昭公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

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慎曰先

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

之患句絕以讐之眾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樂中行作難鄭

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顧廣圻云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

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作子公是上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

今本事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

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作其盧文弢云其秦本作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

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昔齊驕馬孺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今據刪君行之臣。顧廣圻曰四字為

一句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

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先慎曰拾補乎下有哉。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公字是也。七術篇有今據補彌。

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

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賤亦誤。公曰奚夢。先慎曰此下當依。七術篇有對曰二字。夢見竈者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聞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

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

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

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

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慎曰孟子衛策作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睢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

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

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

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曰拾

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

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云未詳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

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

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句絕賢誠

賢而舉之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

王涓曰叔孫當作孫叔

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

作詎盧文昭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遠先慎按顧說是

則侏儒之未見也

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

可字盧文昭云可字凌秦本無今據刪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

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

顧廣圻曰之字當衍

日不加知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日作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

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七

長沙王先慎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

○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

作散而龍蛇與螾螿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

權輕位卑也

○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

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

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

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

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

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缶之譌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

詘闕壞而為出字又因誤為缶也上文云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

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

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釋作釋顧

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

蛇之材美之也○盧文弨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蠃螳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今雲

盛而蠃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

不能乘遊者蠃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

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

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慎曰張榜本無以也二字

按其勢二字屬下讀

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

○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藏本

今本無上也字按也當作以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

也

○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

不肖者不用我也顧氏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

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

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

○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

以勢治天下者

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篇正有將字今據補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慎按逸周書寤傲

彼脫為字當依此訂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

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

○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

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先慎曰此隨舉二人乘四行者兼顧廣圻曰藏本乘作威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顧說非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

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慎曰言匹夫未一行桀紂之暴勢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

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風

字按句有誤先慎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為之傅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此天下之

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顧廣圻曰未當作未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

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

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巧字先慎案治要

亦有今今以國位為車先慎曰治要無位字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先

據補

慎曰治要轡下有銜字

以刑罰為鞭笞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

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

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

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勢必

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為不然也雖然非

一人之所得設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今日至設也據藏本張榜本趙本補三十二字

夫堯舜生

而在上位

○先慎曰乾道字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

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

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為堯之誤

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

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

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

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

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今據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

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得設正

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為吾遂不可讀乾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

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為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

有鬻矛與楯者先慎曰難一篇矛楯互易譽其楯之堅物莫

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

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何如作擊子

之楯如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

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廣○顧

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

而生也先慎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

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

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

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

遠矣先慎曰驥駟並千里馬乘而分馳違背必速夫棄隱括之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括作括公羊

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楮說文楮檠也從木昏聲今通用炊竈木之括又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

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

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

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今待堯

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

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

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即游字誤而複者以救中國

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上篇越

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

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慎曰張榜本脫馬字五十里而一置

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

之王夏乎且御非使王夏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菜作萊

顧廣圻云今本萊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

張凌本作未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語意明顯顧說謬

###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

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

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

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先慎曰訟讀為誦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

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

○趙用賢曰漸沒也音尖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

以功用為之的毅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

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治氏注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

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外儲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非羿

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故有常則羿逢

蒙以五寸的為巧○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

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毅○先

慎曰張榜本趙  
本功作公誤

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

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

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

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

○先慎曰張榜本無  
故夫至此十七字

而莫為之正是

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先慎曰  
史記荀卿

傳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解勃  
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  
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  
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  
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  
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

今陽成義渠明將也

○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  
作今盧文昭云令字非今據改

而措於毛

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儲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作屯是其引屯二甲為證非屯伯即屯長見商若書境內篇措當公孫亶回聖相也○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耳

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

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

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

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

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臣竊以為危於

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効作效盧文昭云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

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疆作疆今據張榜

本趙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本改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

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

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涓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

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

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

利者貪鄙之為也○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

盧文弨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

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

之實○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

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

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

○盧文昭曰姦

馮改作姦

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

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

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

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

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憲令句則姦多句故利在故法前令

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為導與下使昭侯用術同意利在故法前令申

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

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前後兩字

逗非也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利在二字衍前後相悖○先慎曰乾道本悖作勃顧廣圻云

今本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諄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勃下云

排也明乖亂之字應作悖而勃為段借字顧氏以正字為誤蓋

未之審耳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

矣○先慎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先慎曰万張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

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

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與下連

什伍而同其罪對文

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

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

顧廣圻曰句絕

惠王死武王即位甘

茂以秦殉周

先慎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

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

魏而東攻齊

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

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

先

慎曰各本一尺作尺土據御覽引改

乃成其陶邑之封

先慎曰各本成作城據御覽引改

應侯攻

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先慎曰

御覽此亦作成不誤

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

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

先慎曰張榜本主作其誤主謂秦王也

商君

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

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

盧文弨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

主無術於上之

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

於法也

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

弗言

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難三篇弗

亦作不今據補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可

字知而弗言是謂過也

先慎曰乾道本是下有字不字脫藏本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

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

人主以一

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

人主尚安假借矣

先慎曰矣當作乎

商君之法曰

先慎曰乾道本日作日據張榜本趙本

改 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

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 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

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

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

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依藏本今本補說詳下 而以斬首

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

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凡撰

也。今據今本補勇力而治智能之官。先慎曰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此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令斬首之人為醫匠也 是

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讀爲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

慎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非所謂明也顧廣圻曰明字當衍賞有功

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

任形近誤先慎曰顧說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

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

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

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

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

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

顧廣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侈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兕虎古今人表

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儀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儀侈侈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

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作推侈也其

通作推也其為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

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

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間世釋文禪本作擅

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

亂之以其所好

先慎曰投其所欲

引為不善也

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

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

先慎曰趙本万作萬

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

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

顧廣圻曰此晉七友在第三

伯陽

顧廣圻曰晉字當

秦顛頡衛僑如

顧廣圻曰未詳俞

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

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

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

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

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狐不稽顧廣圻曰莊

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董不識顧廣圻曰此七友在

借釋文司馬云重明顧廣圻曰未詳董不識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

云古賢人也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雜陶以下皆

上下有雜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雜陶以下皆

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

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

餘或皆彼卜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

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顧廣圻曰藏本

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痒痒即賴字賴顛賴也荀子富國

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

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慎曰先

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

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

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

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顧廣圻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

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

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

保同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

師徒之勢盧文弨曰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

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慎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

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按句有誤先慎按今本是從之要領不屬手足異

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



用之若夫齊田恆

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昭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

宋子罕

魯季孫意如晉僑如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晉字衍此即魯叔孫宣伯

衛子南勁

顧廣圻

曰未詳

鄭太宰欣

顧廣圻曰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

楚白公周單荼

顧廣圻曰未詳下

文單氏之取周

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

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

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

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

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先慎曰若夫二字不當有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

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

顧廣圻曰襄當作衰今依拾補改

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

也

盧文弼曰為其疑倒下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句法一律

明此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為句盧氏疑為其倒非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

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

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上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

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顧

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即釜鏡也洧古讀與復聲之字近水經洧水注甲庚溝水枝分東逕洧

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鏡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讀之釜或謂

之鏡明釜鏡連文此黼洧即釜鏡之通段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為身卑之喻主有

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

名而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複而義不同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

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之作伯按依下文此鄭王孫申子陽所用也先慎曰鄭無

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王孫王當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芋尹申亥先慎曰趙本芋作芋盧文昭云芋誤

隨少師越種干

顧廣圻曰種干下文未見

吳王孫頡

顧廣圻曰頡國語作雒頡雒同字也他

書頡作駱

晉陽成泄

顧廣圻曰依下文智伯所用也

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

為其臣也

顧廣圻曰按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

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搶

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

欲苟得一說於主

先慎曰說即悅字

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

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

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

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

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不詳身殺之事

鄭子陽身殺國分為

三。先慎曰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

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今

據補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

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

邪并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

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

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

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圮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

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纏當作縲顧廣圻曰藏本今

本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今

作縲或其能為可以明法顧廣圻曰藏本今便本無為字按能字逗

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為可以明法本無為字按能字逗便

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

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

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必以其眾人之

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說之眾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

破家殘賅。趙用賢曰賅音粹貨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先慎曰相為名譽

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顧廣圻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

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曰作且按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眾貪其利

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先慎曰忌當作誠眾歸而民

畱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

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句絕假之以輿馬信之以

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

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為齊使燕而使子

之重權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

左右。盧文弨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

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

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慎曰先

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

文藏本同今本無下君字先慎按無下君字是今據刪曰字上

亦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

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

為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為曰字上者字之誤因非長幼弱也及

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以其構黨與聚巷族

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

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

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

。顧廣圻曰人字衍

度其行

。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

暴亂

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

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

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

之取衛。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

因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

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偁堯禹偁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

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俞說非姦臣聞此蹙

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據巷族。盧文弨曰據張本作墟先慎曰據墟並

誤當依上文作接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

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

改從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

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  
飭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

從今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

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眾矣

先慎曰乾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然則難之

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

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

俞樾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眾傳國者則

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為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

失最其病也為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盧文昭曰撞鐘舞女國猶

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  
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  
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  
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先慎曰史世家敬侯卽位十

二年

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

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

先

慎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

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

石之聲內不涇汗池臺榭

先慎曰此句衍一字

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

耒耨以修畝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  
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  
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

先慎曰何故二字倒

不明乎所以

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

據趙本改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有務

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

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

顧廣圻曰疑讀為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

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先慎曰諛當作詭人君南面故臣言

北面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

誣敢顧廣圻云今本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

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

疑物以闕其臣也先慎曰適疑作道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

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

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  
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  
○先慎曰無孽適子謂無以適子爲孽也无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談說是謂  
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日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  
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  
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  
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  
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有嘗字盧文弼云脫

秦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設爵位所以為賤貴

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

威者世謂之重先慎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

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

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圻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

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顧廣圻曰句絕民之

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

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

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

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

怯言則謂之寡。

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為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

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為壹者張趙本改為一者並非

守法固聽令審則

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

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

先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

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

先慎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

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行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

重厚自尊謂之長

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間靜安居謂之有思。

先慎曰乾道本間作閑據趙本改

損仁逐利謂之疾。

顧廣圻曰句絕

險躁佻反覆謂之智。

顧廣圻曰當脫一字險

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先慎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

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

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

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

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盧文弨曰便一作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

而不止也。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亂上以為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盧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

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圻曰私下行字當衍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

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

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

不二字誤按上字下當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

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地之所以

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曰顧說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

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死下有士字誤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

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

於前者日賜

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即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

左傳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

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

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

也數音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常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

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

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

俞樾曰狀匿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槩氏凡鑄金

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為之臧莊聲近狀通

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說迂曲夫陳善田

利宅所以厲戰士也

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而斷

盧文弨云脫厲字衍卒字據拾補補

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字誤按平字當衍涉乎字形近耳

無宅容身死田畝

顧廣圻曰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

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即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

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

上出所以善制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

顧廣圻云制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

而戰介之士不得職

顧廣圻曰而戰當作耿

間居之士尊顯

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

上以此為教名安

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秦本有

今據

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

盧文弨曰無字衍

顧廣圻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

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

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世

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

王念孫曰屬乃厲之誤說詳上有度篇

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

辱而宦

先慎曰句絕

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

先慎曰句絕

賞賜所以

為重也

先慎曰乾道本所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

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

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

先慎曰便上而字衍

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

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

利在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

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

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窟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

託伏深慮大者非

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

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為一句上下文

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

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

令。盧文弨曰。凌本無與字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

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

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

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

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

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七終